



感味歌词的人性之美

◎一介农夫(河南平顶山)

午间小憩,不经意打开手机,翻阅朋友圈信息,一首陌生而又熟悉的歌曲撞击耳鼓,激荡心田,顿时睡意全无。已经干涸很久的泪腺,居然涌出滚烫的泪珠。

我不懂音乐,但喜欢听歌儿,尤其那些悠远深情的歌儿。我不知道王琪是谁,也没有触碰过他的任何作品。因这首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,才使我着意了解这位东北汉子,通过他博大而细腻的情怀、宽厚而纯真的品性去认知中国歌坛的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

歌中吟咏的是不是真实的故事?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。

“那夜的雨,也没能留住你,山谷的风,它



陪着我哭泣。”这首歌讲述了在我国新疆的可可托海,一位哈萨克牧羊人与养蜂女魂灵邂逅,演绎出的悲怆而感人的爱情篇章。他们经历过什么曲折?发生了什么变故?为什么女主角选择风雨之夜悄然离去?这些作者没有言明,只用男主落寞的哭泣来作答,给人留下无尽的联想空间。

“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,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”。故事采用电影蒙太奇手段,用镜头剪辑故事流程、用画面切换心理顺序、用声响抒发思想情感,用自然景物隐喻人物命运,巧妙地完成了过渡,并打造出贯穿全剧的爱情主轴。“敕勒川,阴山下,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。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一如南北朝古诗《敕勒歌》这种高度概括、深邃含蕴的修辞手法,作品更具生命张力,隽永不朽。

“我酿的酒,醉不了我自己;你唱的歌,却让我一醉不起”。故事层

层推进,作者运用比兴手法,将酒、歌、醉融入男女主人公的互动过程。作者王琪,明明是在讲故事,但没有铺陈故事的蔓枝末节;分明是在谈爱情,却没有渲染过程中的卿卿我我。他用歌声搭建沟通心路的鹊桥,用歌声诠释纯粹的爱的真谛,用歌声描绘炽烈的恋情互动、用歌声营建魂牵梦绕的精神伊甸园!

回到现实,牧羊人不会花言巧语,“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,穿越戈壁”的一句承诺,更显得质朴、坚贞、良善和内敛。不料剧情在这里发生了突变,在凄风苦雨的夜晚,人们还沉浸在温柔的梦乡,“可你不辞而别,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。”猝不及防的转折带来的冲击和震撼,让人目瞪口呆。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不落俗套,对女主别去的缘由避而不谈,更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。

话说回来,王琪玩得够玄的,敢于在要命的是非观上玩模糊,让人看到他的自信;不在道德价值方面设置定案,说明了从容。或许,没有答案的答案是最好的答案,因为他相信听众心中有一杆明智而公平的秤。

“心上人,我在可可托海等你。”真正的爱情是透明的、是专一的、是坚定的、是执着的!一句心上人,是我对你品性的高度认同,是我对你人格的绝对肯定,是心灵聚变产生的无限热能,是胸腔内粒子撞击发出的爱的强音!

天冷了,草枯了,牛羊该转场了。牧羊人不愿意离开这片饱含热望的土地,他选择了等!他守望着可可托海熟悉的景色,苦苦寻觅你留下的任何痕迹;他聆听着南飞雁阵呼唤同伴的长鸣,痴痴地分辨哪是你归来

的踪影。“伤心桥下春波绿,曾是惊鸿照影来。”他孑然一身,仓茫四顾,你在哪里?你在哪里?你在哪里……

“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。”不相信!真的不相信!他们是谁?他们从哪里听到的传闻?是谁让他们传递这样的信息?下面是设问句:“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?还是那里的杏花,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?”看似云淡风轻的设问,是这首歌最具杀伤力的段落。像淌着泪的调侃,又像滴着血的幽默。酸甜苦辣,五味杂陈。经过爱情洗礼的人多愁善感,深陷情感漩涡的我进退失据。在新疆宽广的怀抱里,可可托海和那拉提的草原同样美丽;在恋人的心目中,哪里的花都能酿出你要的甜蜜。难道我会天真地相信他们带来的音信,只有傻子才会认为你真的到了那里。

“毡房外,又有驼铃声响起,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。”驼铃声再次响起。驼铃声给了我信念,驼铃声给了我坚毅。不管是不是你,只要铃声不息,我就会坚持守候,直到这充满魔幻的声音在世间永远逝去。“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,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。”悲凉中可以感受到潜藏的温暖,绝望中仍能焕发出无限生机。

很久了,我没有接触音乐,可总翘首以待梦中的福音,以图寻回青春时的记忆。而今,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像夜幕中那颗飞驰的行星,把人性之美和艺术之美展露无遗。



抱不动母亲

◎韩辉(河南商水)

母亲住进了医院。直到我看到病床上躺着的母亲,看到她鼻孔里和臂弯处插着的输氧管和输液管,我才发现我对母亲的身体状况关心得少之又少。

母亲这次病得不轻,住进医院的第二天早晨,她的左侧身体就因为脑血管梗死的原因不能动弹了。

上午输液的时候,母亲要小解,她强撑着身体想坐起来,但试了几次没能成功。我赶紧扶着她:“娘,你别动,我抱着你去厕所。”母亲迟疑了一下,没有拒绝。我左手揽着母亲的脖子,右手托着母亲的腿弯,用力一抱,竟然没有抱起母亲。母亲忙说:“你不用抱我,搀着我下地就行,我右腿能站。”

因为怕摔着母亲,我叫了护士并讲了情况。在护士的帮助下,母亲坐着轮椅上了厕所。把母亲在病床上安顿好,护士在一旁责怪我:“阿姨这种情况是要躺着不能乱动的。再说,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连阿姨都抱不起来!”一句话说得我眼泪直打转,我竟然抱不动母亲,我心里很难过,也很自责。

记得我十三岁那年,也是这样寒冷的时节。那天早晨,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,浑身发烫,耳边萦绕着母亲的叫喊声。我使劲睁眼,可就是睁不开。当

我清醒过来的时候,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母亲坐在病床边,头发贴在额头上,遮住了眉毛,末梢还有水珠渗下来。我问母亲我怎么会在这儿呢?她告诉我,我发高烧烧到40摄氏度,她把我背来医院的。我没多问,便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那天早晨母亲发现我发高烧后,原本是要骑自行车载我到医院的,怕我坐不稳摔着了,便一口气背着已经快一百斤的我,冒雨跑了六里地,把我送到了乡卫生院。

母亲瘦弱,却能背起我一口气跑六里地。现在母亲病了,我却抱不动她。我愧疚地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,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。母亲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,说:“我吃得胖,你又没干过重活儿,抱不动很正常”。我不知道怎样接母亲的话,便整理了一下原本很整齐的被角,告诉母亲:“娘,你睡一会儿,我去把你的衣服给洗了。”母亲闭上了眼睛,我以为她睡着了,便去了洗衣间。

衣服洗完了,还没进病房的门,我听到了抽泣声。我走到母亲身边,问她是不是不舒服?母亲只说没事,没事。可是,我分明看见了眼角上的泪痕。

我知道她流泪不是因为抱不动她,而是她惧怕她这病会拖累我。